

阿咩正傳

——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

ying-chi



上卷

陶傑

陶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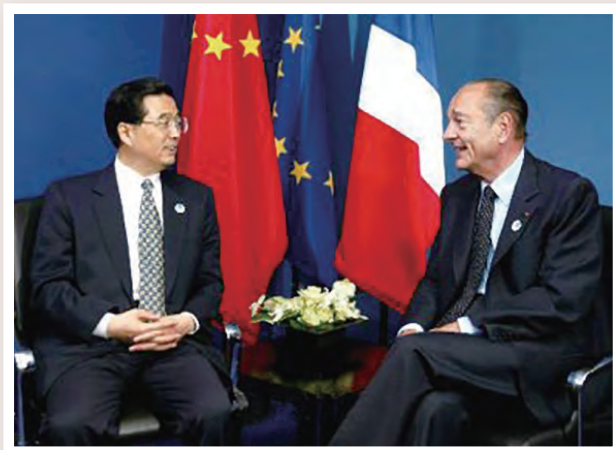
序 曲

2004年1月26日至2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巴黎，出席中法建交40周年慶祝活動。

法國在歐洲北約國家中最早與紅色中國正式建立邦交。因為1964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奉行獨立外交路線，要擺脫美國影響，所以就全力與中國建交，展開經貿往來。

法國大革命對中共革命的影響，令法國人對中國有無限浪漫的情懷。而周恩來和鄧小平亦曾於中共草創時期到過法國勤工儉學，故中國人對法國也有特殊的嚮往。

中法建交40年，有許多活動分別在巴黎、北京舉行。1月28日這一天，巴黎的法國總理府有一項重要活動：法國總理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當日黃昏於總理府與胡錦濤親自主持法國湯姆遜（THOMSON）集團名下的電子公司，與中國TCL企業簽署合併協議的儀式，合資後的公司由中方TCL控股，打造一家全球最大的生產顯像管電視（CRT-TV）企業。



2003年6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法國總統希拉克在 Evian 會見，法方倡議中國企業TCL和法國THOMSON合併彩電業務，打造全球最大由中方控股的彩電企業，作為翌年中法建交40周年的獻禮。不久，阿咩便收到法方電話，向電子工業部、廣東省和惠州TCL通報，並加快進程。

此一交易據稱是中共立國以來第一宗中國品牌正式「走向世界」的國際併購案。

因為這一年，TCL與湯姆遜合併之後，接收的生產線和市場，是全球二千二百萬部顯像管電視，銷售量高於日本索尼、韓國三星，是全球產量銷售之冠。

中國的TCL本來是出身於廣東惠州的一家小企業，經一個香港人穿針引線，揚帆出海，終於與歐美聞名的湯姆遜成功合併且由中方控股。

半年之後，中國的聯想才收購美國IBM的手提電腦業務。故TCL收購湯姆遜TV業務，才是開中國企業有史以來併購海外公司業務的先河，此案例現已列入哈佛商學院的課程。

從此，此一中法合資企業所生產的「彩電品牌」，在亞洲叫TCL，在歐洲叫THOMSON，在美國則叫RCA。因為法國湯姆遜在與TCL合併之前，早已收購了美國影音老牌RCA。因此，此一以中國領銜的國際項目橫跨中國、歐洲、北美洲，成為中法美三國技術、管理、市場合作的奇特結晶。

這一切發生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權力主控、「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

促成此事的關鍵人物叫做楊向杰，一個香港人，外號「阿咩」。

一名香港仔如何翻雲覆雨，拉攏三國的合作？此人從何而來？以往有何經歷？香港人口六百萬，從商者成千上萬，為甚麼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楊姓港商？這個人憑甚麼資歷和本錢能在此時空交匯之處，站在這一點？

1月28日下午，香港人楊向杰出現在法國巴黎市中心金三角的Simon & Simon律師行。

因為當晚七點，胡錦濤與拉法蘭即將以國家領袖的身份在法國總理府見證簽署此涉及年銷售額近百億美元、數萬工人、全球數十個工廠和實驗室的併購協議。但簽署的吉時在即，此一「框架協議」內許多條文細節，雙方仍爭持不下。TCL 主席李東生和湯姆遜總裁達哈利（Charles Dehelly），已黑著臉搖頭嘆息離開會議室。眼看協議隨時告吹，此時，楊向杰即不慌不忙安撫兩位老友，說：「你們放心，讓我來試試。」

他進了會議室，把門關上，即用力拍著桌面，用他的港腔英語向不同國籍的二十多名洋人律師高聲喝罵：「你們各為其主，我明白。但我們的底線，是今晚七點鐘要到總理府，在中國國家主席和法國總理見證下簽署協議。至今你們還各持己見、爭論不休。現在已三點多了，若此一框架協議在這兩個鐘頭內不能敲定最後文本，我會宣佈此宗交易告吹，你們休想得到一分錢！」

說畢轉身就離開會議室，把門「砰」一聲用力關上。

會議室內，多國律師面面相覷，竊竊私語，即刻坐下來重新翻閱檔案。結果不到兩個小時，傍晚五時許，「框架協議」終於完成。



法國總理府內，等待胡錦濤主席和拉法蘭總理見證項目簽署前，中法核心團隊合照。阿咩（左一）為當晚唯一持 BNO 護照進入法總理府的項目負責人。

律師們讓楊向杰帶同兩位總裁進會議室，畢恭畢敬地呈上協議文本。

既然文本已準備就緒，可以送到總理府，等待元首光臨了。

七點正，法國總理府內，紅地氈已鋪妥，儀仗隊亦已作好準備，拉法蘭和胡錦濤雙雙到場。在中、法和歐盟的旗幟前，放了一張長桌，桌上攤開了楊向杰心血匯聚成的協議文件。

一邊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TCL 集團主席李東生和首席財務官嚴勇，而另一邊則是法國總理拉法蘭及湯姆遜主席（非執行）唐夏（Frank Dangeard）及首席執行官達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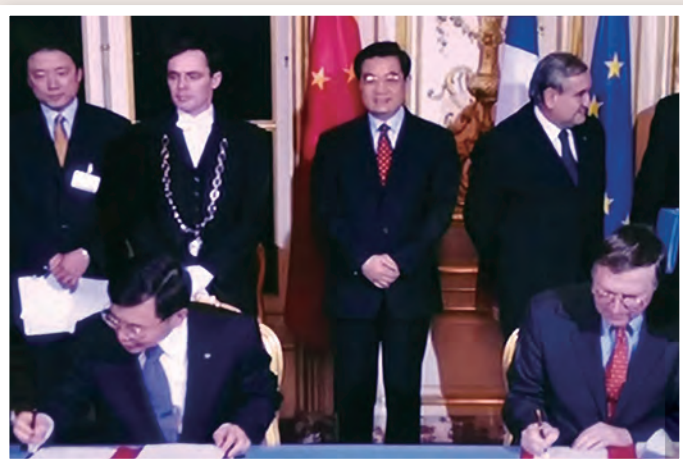
全球彩電行業歷史轉折點的主角：法國 THOMSON CEO 達哈利（右）和中國 TCL 主席李東生（左）。

此時，簽署儀式即將開始，侍應的香檳也準備好了。唐夏以目光掃視，似在尋找一個人。

這個人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前後找尋過六家中國企業，最後由他建議選定 TCL，作為 THOMSON 彩電的全球合作夥伴。今天，中法兩國簽署合作協議，作為中法建交 40 周年最大的獻禮。慶祝成果之際，他去了哪裡？不也應該站在一起，共同誌慶此一歷史時刻？

這個人就是香港仔楊向杰，即是他的法國朋友熟悉的 Raymond Young。

唐夏終於發現了人叢中的楊向杰，用眼神示意他來到自己的身旁。楊向杰看見，沒有走到唐夏身邊，而是轉身急步走到禮堂的后方，跨上正對著簽署長桌的電視攝錄台，站在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和法國 TV5 的攝錄機中間，正對法中兩國元首。



阿咩站在 CCTV 和 TV5 攝影隊的中間，遠距離觀看中法兩國元首見證 TCL 和 THOMSON 的世紀大 Deal 的簽約儀式。

回想剛才入場進行身份檢查前，自己所出示的是不同於在場大部份人士的英國 BNO 護照，保安人員閃過奇異的目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不自覺地湧上心頭。

為甚麼香港主權移交近七年，自己這次入境法國持 BNO 護照？一本薄薄的證件，蓋滿了五洲四海的出入境印記，卻承載著千噸重的身世淒酸。

在簽署儀式的法中雙方之間，以及以後發生的許多國際大事，一個香港人應選站在哪邊？

身為法國湯姆遜集團在華的總代理以及中國政府和企業信任的多年合作夥伴，楊向杰一手引領湯姆遜集團與中方的 TCL 配對成功。一手持針，另一手握線，他是將線頭緩緩穿進針孔的那個人。

他的眼光、他的大腦、他的一雙手。他不應站在針或線的一方，應該在中間，他才超然。



阿咩（右）和新出爐的全球彩電大王李東生（左），於簽約儀式後，在總理府門前合照。

香港並非主權國家，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也極為敏感。在法國人眼中，若楊向杰站在所謂炎黃子孫的一邊，法國人會感到不舒服，認為他這許多年，原來只為中國利益奔忙。

若站在法方一邊，今天對面的中國官員和賓客雖是笑盈盈，不知道那一張張祝酒握手的笑臉後隱藏的，是對這個香港仲介人物的何等「定性」。將來政治氣候變化，或合併最終失敗，有照片為證，自己會不會淪為裡通外國的漢奸？

想到此處，欣喜之情，忽被一絲緊張和恐懼侵蝕。

靈機一閃，他不向前進，轉身走向後邊的電視攝影高臺。簽署儀式尚在進行，李東生和唐夏看見楊向杰在大廳另一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發出看來只有點曖昧的微笑。片刻雙方簽署協議，兩國領袖舉杯慶祝，會場一片掌聲，中法官員迅即忘記了這樣的一個香港小人物的存在。

這個香港仔為何能更上層樓，登上此國際觀景台，而忽生獨愴然而涕下之情？

這個人是中國夢的其中一件裝飾品。

他的成長，他的經歷，他的故事，在血影和淚光之中，或許也有一點點你，和我。

楔子

他像香港人一樣獨特。

香港開埠於 1841 年，鴉片戰爭的硝煙方散，在南嶺的山影之外，在珠江口岸的波光之間，香港雖然成為割讓了的英國養子，從此卻在東亞的社會經濟文化交通史別開了奇幻而獨特的身世一章，成為中西薈萃之地，由清末開始更成為西方思想、革命思維的搖籃基地。



1842 年簽署的《南京條約》。大清帝國自 1840 年的「鴉片戰爭」後，割地賠款，開始了中國近代史屈辱的一頁，也開始了英殖香港百年的「文明」。

直至 1997 年，一百七十多年來，中國幾度巨變，香港躬逢其盛，大量人才或明或晦，或政或商，芳發於太平山下，鯉躍於維港之間，鑄造了香港這個東方之珠的奇蹟。

一個半世紀之間，獅山躍翠，維港騰輝，藏龍臥虎，捲氣生雷，出現了許多不凡而傳奇的人物，也孕育了一段獨特的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交通史。



中環碼頭的香港重光典禮。中華民國與大英帝國的國旗飄揚，1945 年 8 月，盟軍擊敗日本，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政權結束。

香港之成為一幅寶地，看似是國運所致，靈氣所鍾，其實也是無數藏龍臥虎的仁人志士各展所長、貢獻心力的成果。在眾多人物之中，香港的下一代熟悉的名字如星濤斑斕，如百川入海，從最早的何東之商儒，到現代李小龍之武聖；又自曾在香港為西醫和革命先驅的孫中山，到為炎黃子孫增光、躋身國際級富豪的李嘉誠；由埋骨海灣的蕭紅和過客淺水灣的張愛玲，到文學、報業、政界的巨匠金庸，香港一冊殖民地史出現的精英良才目不暇給，也耳熟能詳，別添姿彩。

然而香港的傳奇說不盡，香港人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

在眾多人物之間，別有一子，以奇特的生命軌跡，紀錄了香港歷史的一條潛線；以令人驚詫的命運，引證了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這個人物，並不家傳戶曉，也不顯赫江湖，但在龍吟於碧波、俯笑於山林之間，他是一個命格僻奇的香港仔。

本名楊宇杰，後改為「向杰」。至七十年代，還有一個富文藝風格、引致隔代爭議的筆名叫石中英。

國運浮沉之間，他楊氏三代也在洪流之中，與千家萬戶一樣身世飄零。

他的父母是廣州兩大商賈望族之後，他的文化根源又在嶺南西關。一縷香火，從此另結飄移香江之緣。

楊宇杰在二戰後 1950 年底的香港出生，正值 1949 年大陸山河變色、韓戰方酣，也經歷了 1967 年中國「文革」在港的烈焰。少年時沾染社會主義的左派理想，終因浪漫激情而繫獄；雖身歷殖民地教育的書卷敦化，後來在一個大時代中持筆砍伐，卻又荷載徬徨。

但他天性樂觀，對生命的熱誠和奮進，令他在左與右、紅與黑之間，若《西遊記》裡的齊天大聖，於一個剛烈時代，困煎在太上老君的丹爐裡，七七四十九日，終煉成一套獨特的風骨。

他只是香港人海中的一星波瀾，但他的生平在意識形態的洗鑄之際，在家國情懷的塊壘之中，在黑獄的欄窗之下，在原野和星空之間，他縱橫四海，竟然左右逢源，成就了一方小小的事業。

楊宇杰在官立的金文泰中學就讀。1967 年的香港左派大暴動，曾以「青少年囚犯」（Young Prisoner）之身陷入牢獄，出獄後歷任左派報刊編輯、私校教師。後來搖身一變，乘著 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之洪流，又輾轉成為一名成功的國際華商。

此子與香港一個大時代，締結了一段前世今生的奇緣。除了是一個「香港仔」，也是省港澳的一名近代兒女；除了是一腔熱血的浪漫主義者，也是精打細算的一個生意人。他的一生緣結香港本地左派，

即俗稱「土共」的愛國陣營。由於年少文藝氣息濃厚，與香港左翼政治和文化人物羅孚、吳康民、曾鈺成、梁國雄等相交。從商後，也與中國內地、歐美尤其法國等地的巨企商賈、達官貴人往來。

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目睹殖民地米字旗徐徐降下、五星紅旗緩緩升起，不知為何，心中有如打翻五味架，悲欣交集。這一刻，他已稍有皺紋的眼角下，竟不期然流下了一滴淚。他知道，這不但是香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也是昔日的另一個「我」的終結。



英殖香港的徽章：西方的雄獅，東方的蛟龍，還有三桅帆船，以及帝國的皇冠。

這本傳奇，不紅不黑，似黃若藍，灰澹無邊之處，其實色彩無限；是他為昨日之我的一卷焚稿化蝶的情書，也是他面向晚年天門洞開時的獨白。

楊向杰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同時也是香火血印的中國華人，祖籍廣東順德。他的故事是香港現代史的外一章。

這本書的主角一生抗爭，卻並無仇恨；永遠奮鬥，而從不動氣。意氣之外，並有志氣，他也是另一個爭氣的香港人物。

這本書中，有一點你所熟悉的香港，更有太多你不知道的香港。身為香港人，不論你依戀這片土地，還是到了與香港道別的時刻，固然要知道。因為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在近一世紀的紅火和黑獄之間，煉就了如此一件「產品」。

熟知他的人有為數甚眾的一代，卻曾因為政治劇變的陽錯陰差，歲月流光之業因奇緣，在他身上折射出自己破碎創傷的影子。對於他圈子裡的年少友好，這個「香港仔」別有一個稱號，叫做「阿咩」。

「阿咩」的「咩」字，是廣東話「乜嘢」（What /Something）的縮稱。中文裡的「羔羊」，湊巧地粵語也叫「羊咩」。

「阿咩」這個外號，從他在中學時代就形影跟隨。在殖民地的買辦時代，華人與洋人等級森嚴，在米字旗日當盛午之下，每一位炎黃子孫，都可以說是 Nobody。但他在此一獨特的環境下，憑強大的意志、雄渾的奮鬥心、純樸的情感，加上冥冥中的一點助力，從一個 Nobody 奮鬥成材，終於成了一個 Somebody。在佛家的哲理之中，「色即是空」。在五彩斑斕的 Something，幻開千蕊，最終也歸寂滅的 Nothing。

然而在冷戰的時代，中西意識形態的交惡，香港身處大國博弈，板塊碰撞的裂縫裡，天地不仁，森林定律，善良百姓，包括凡人阿咩，也真像森林裡獅虎環伺的一隻羔羊。

阿咩生於香港，情寄神州，長於香港，卻事業繁茂於國際。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帝國主義和家國民族的劇烈衝突裡，阿咩的心靈像許多人一樣，由一合而撕裂二分。

在紛亂的大時代，許多人活在蒙混裡，今天是人，明天變鬼；四周相識，昨天是友，今日成敵。但當命運的骰子乾坤再擲之後，人鬼互易，朋友又變成敵人。

中國人是一個奇怪的民族，有三千年的儒家倫理，其中少數也有一百年的共產理想，許多價值觀和信仰，當初以為同氣連枝，後來才知道是勢峙水火。

1992年，在美國奧斯卡最佳電影《阿甘正傳》（*Forrest Gump*）裡，由新晉小生湯漢斯主演的阿甘，天性樸實憨直。由越戰冷戰，到蘇聯

解體，由美國超強登場，到如日中天，阿甘在純真和樂觀中回顧一生，發現雖然經歷過起宕無限、福禍無由、正邪無形、喜樂無邊，但他對人生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之後的結論，是一句至今仍惹人沉思的話：「生命是一盒朱古力」。

香港的阿咩與美國的阿甘有所類似；而荷李活的阿甘經歷的衝突和傷痕，卻又不如遠東的這位隔世的阿咩。

如果你是香港人，讀阿咩之事，有助於從不為人所知的角度重認香港，或也能在生命的不同層次，找到你身邊一直沒有注意過的那個朋友，也找到自己。




維多利亞公園內象徵帝國百年統治的維多利亞女皇像。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中，遭「左派暴徒」淋紅漆、寫標語。在這百年不遇的變局裡，少年阿咩，捲入了歷史的漩渦。



阿咩（左）與林占士警司（右）同遊沙頭角中英街看「界石」（光緒廿四年（1898年）中英街立）。昔日「六七少年犯」站在原「華界」，當年「防暴警察」站在原「英界」。「九七回歸」當天已過十五載。相逢一笑泯恩仇。

目錄（上卷）

阿咩正傳
平山題



序曲	2
楔子	8
第一章 快樂童年	16
第二章 家逢巨變	58
第三章 青年樂園	74
第四章 1967年	114
第五章 學生樂園	160
第六章 春風化雨	192
第七章 激揚文字	228

第一章 快樂童年

糖擺渡的 DNA

阿咩像香港大多數人一樣，祖籍廣東，著名的魚米之鄉順德。祖輩做官，祖父楊依平，生於清末。

年輕獨身的楊依平，於光緒末年由鄉間到殖民地的花花世界香港，插班就讀香港皇仁書院，寄住上環一座唐樓。那知道卻與包租婆那豆蔻年華的千金眉目傳情，因惜生愛，自此情牽一線，畢業回廣州後念念不忘，最終姻成夫妻。



香港皇仁書院，前身為中央書院。

這座唐樓，在今日青年會所在的上環半山必列啫士街附近，是阿咩傳奇的起點。

清末著名的洋行，除了香港人熟知的怡和與太古、中西混血的何東家族，美國洋行也有一席位。阿咩的祖父楊依平，由於在皇仁讀過書，通英語，畢業後就獲聘入美資的旗昌洋行，北歸廣州，在十三行做職員^①。



香港海事博物館所藏「廣州十三行洪氏卷軸」

旗昌洋行早在 1818 年由康乃迪格州的一個商人羅素（Russell）創辦於廣州，最早經營茶葉、絲織、鴉片生意，合夥人畢拉諾（Warren

^① 據史載：「十三行」，又稱「洋行」或「洋貨行」，是專做對外貿易的牙行，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放海禁後，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分別設立海關。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事宜，實際上稅收則由十三行出面主持。當年，廣州商人經營華洋貿易，並沒有設置專營外貿商行。次年，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商議，將國內商稅和海關貿易貨稅分為住稅和行稅兩類。住稅徵收物件是本省內陸交易的一切落地貨物，由稅課司徵收；行稅徵收對象是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由粵海關徵收。並建立兩類商行，以分別經理貿易稅餉，前者稱金絲行，後者稱洋貨行即十三行（雖稱，「十三」，但並無定數）。乾隆二十二年（1757），廣州成為全國唯一海上對外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十三行」逐漸享有壟斷對外貿易的特權。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十三行專營外貿的特權被取消，乃趨沒落。參見：廣東省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編：《廣州印記·第3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頁144。

Delano, Jr.)，還是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獨領風騷的總統羅斯福的外祖父。

1846年，旗昌洋行將總部遷到上海，原廣州總部成為分行。後來得廣東富商伍秉鑑入股^②，廣州分行業務有了大發展。十九世紀中葉，由於太平天國之亂，廣州和上海內通大陸茶葉產地的運輸受阻，旗昌洋行另開途徑，到福建武夷山收購鐵觀音茶葉運到福州，在福州海岸上船，運去舊金山。

旗昌洋行還有權提名美國駐中國通商口岸如上海、廣州的駐華領事，對美國在華的外交事務有影響力。

楊依平服務於美國洋行，代理中國尚未流行的電風扇。誰想到一個甲子後，他的孫子阿咩，又成為美國電視顯像管生產技術進入中國的牽線人，也屬買辦性質，一切似乎冥冥中有一個遺傳軌跡。而阿咩生意上如此成功，原來源自祖父這一點「買辦 DNA」，這是後話。

自鴉片戰爭之後，清朝的中國開放五口通商。由英資為代表的十三行，首先在廣州登陸，然後從英、法和美國開來的商船，也逐漸將上海視為東方的紐約，在西洋商人和中國的人口市場之間，興起了買辦階級，成為近代中國社會富有爭議的一個文化品種。

「買辦」(Comprador)是中國傳統經濟體制之外，在十九世紀末崛起的新興行業。他們最早與西方近代經濟接軌，繼而成為中國口岸城市通往大陸市場的橋樑。「買辦」不但是中層的代理人，也代表了在一個長年閉塞的中國，最先將西方貿易契約、法規、制度帶來中國的先驅。

^② 伍秉鑑 (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自康熙年間由閩入粵到廣州經商，成為十三行怡和行開創者，商名伍浩官。1834年，他成了首位中國的世界首富。參見：劉正剛：《圖說南粵歷史》，(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15)，頁130。

當「買辦」，不必具有創意和想像力，只需具有誠實的品格、流利的外語、獲得西方商界信任的人脈和信譽。

買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能仿倣、融合、輸入西方生活文化方式的人。此詞起源於西班牙文的 *Comprar*，是「購買」之意，演變成了英文 *Comprador*。開埠初期的上海，對於 *Comprador*，有一首打油詩：「糠擺度名不得聞，寧波邦口埠香山。逢人自詡呱呱叫，身列洋人第幾班？」所謂「糠擺度」就是 *Comprador* 的音譯，而「洋人第幾班」，後來也衍生為「大班」(Taipan)的時代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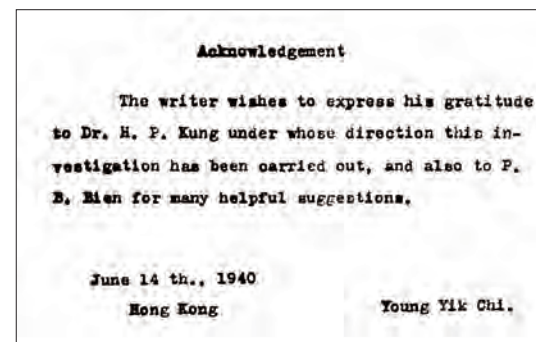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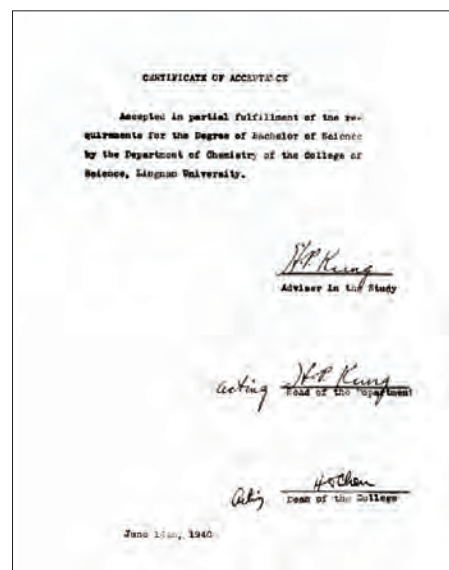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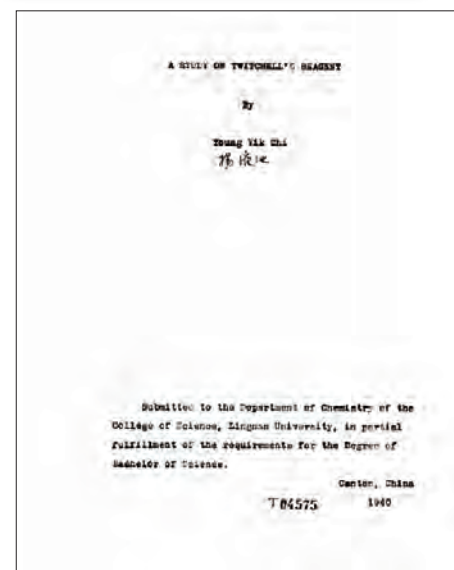


廣州沙面大街 48 號旗昌洋行現址圖：祖父楊依平曾在此上班。

楊依平當了高等華人，步步高陞，衣食富貴，得蒙洋人寵信，工作順利。娶了包租婆之女為妻後，又納了一妾。妻妾兩房共生下二十二名子女，長子楊液池，在楊依平跡居廣州之時降生，於富貴的西關長大。由於楊依平與美國的淵源，楊家深受美國文化影響。楊液池長大，考進了同樣由美國教會主辦的廣州嶺南大學化學系。



1880年創辦的「陶陶居」（康有為題辭）。
「西關大少」楊液池童年常隨父到此飲茶。



楊液池1937年入讀美國教會創辦的廣州嶺南大學化學系。1938年因日軍侵華，隨之南遷香港大學繼續學業。1940年於港大發表畢業論文（左上），同年6月獲廣州嶺南大學授予學士學位（科學）（右上），兼美國紐約州教育局大學文憑。左下為論文的鳴謝頁。

舉家遷港 創立鴻發行

七七蘆溝橋事變，日軍侵華。華北很快陷落，日軍開始大舉南侵。其時楊依平還在廣州，雖然廣州一時安全，楊依平觸覺敏銳，覺得以國軍武裝之薄弱，日軍侵佔廣州，只是時間問題。左觀右望，發現廣州海岸外的香港，由於是英國管治，覺得終究比留在廣州安全。

事實上，中日戰爭爆發之後，英美法俱保持中立。蔣介石艱苦抗戰，極力希望英美等會伸出援手，但英美反應消極，不想介入亞洲的戰爭。

楊依平攜家眷逃來香港，以為一時喘定。好景不常，四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繼續南侵。楊依平眼看沒有退路，又攜家眷北返廣州。如此左閃右避，度過了三年零八個月。

好不容易熬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隨即展開，美國的洋行貿易也因為戰爭而暫時中斷，楊依平頓失所依。但天無絕人之路，這時楊液池已經擁有大學的化學系學位，並曾任化工廠廠長。楊氏父子便在戰後的香港開始另謀出路，經營家族生意，從頭再起。

嶺南大學的校友，自二十世紀開始，便名人輩出，楊液池的同學中，有香港大昌地產創辦人陳德泰、以出品專治咳嗽的枇杷露知名的中藥商人潘高壽、大導演羅維。

嶺南大學化學系，還出了一個武俠小說家梁羽生。楊液池自少豐神俊朗，氣質清奇，二十來歲，西裝骨骨，嶺南畢業之後，受到父親影響，從商的興趣大起。

楊依平買辦出身，知道做買辦不過是經紀，不需專業技能，眼前兒子楊液池化學系畢業，畢竟有一技之長，而且在科學時代，世界的面貌已在改變，滿心歡喜，覺得如果父子合作，說不定就營就一盤科技的現代化生意。

楊依平不但看中楊液池，還拉攏了第五子、第七子、第十一子，一門四傑，開了一家化學用品公司，名為「鴻發行」。

「鴻發行」開張之日，辦公室設在上環利源東街，英文名 Young and Sons。連名稱也效法美國早期工業家族如福特的形式，希望像拍電影的邵氏兄弟一樣，能開枝散葉，子孫承傳。由於楊液池當時正執教鞭，兼且覺得戰後政府要興辦教育，英文書院和理工科教育一定發達，於是建議父親做教學用品進口生意。

楊液池建議，由美國入口化學實驗室用的儀器如試管、燒杯、小爐——也就是後來英文書院到了中三這一年，上化學課，第一課要學習使用的「本生燃器」（Bunsen Burner）。

說起 Bunsen Burner，香港一代書院仔讀過化學的，無人不識。但今日沒有幾個香港人記得，當年五十年代，香港的中學，實驗室裡面的那個 Bunsen Burner 和其他儀器，不少是楊氏父子最早從美國代理入口。

楊依平父子眼光沒有錯。戰後尤其大陸易手之後，香港的教育果然大興，而且有許多本在廣東內陸的知名教會學府，如真光、培正、培道、嶺南等，都紛紛南遷。不但教師的需求大增，理科實驗室用品也很有市場。戰後幾年，「鴻發行」業務發展得相當快。楊液池的化學專業得學有所用，幾父子同心協力營銷，開拓出一點成績。楊液池囊有餘金，有了經濟基礎，終於在 1949 年，情場得意，與廣州藥廠世家何爾昌的千金何玉清，在香港共諧連理。當然，婚禮以時髦的西式進行。

立業成家後，楊液池買了一輛積架（Jaguar）房車，楊家也遷進了堅道 111 號一幢三層高的唐樓。楊液池夫婦住二樓，楊依平的大房太太和未婚子女住三樓。但楊依平並不居此，而是長居二房那邊，只間中回來，尤其過年時，定必回來派利是。

阿咩的父系楊家，由祖父楊依平到父親楊液池，與十九世紀西方進華、開通商貿的一段近代歷史密不可分。

阿咩身為楊氏血裔，生下來就知道祖父是美國買辦。父親受美式教育，作風崇洋，認為英美船堅炮利，西方文化比中國高尚。然而，母氏卻屬於廣州嶺南另一支世家，雖一樣是經商出身，華夏情懷卻更為濃厚。一樣是名門大族，卻出了幾個叛逆的革命紅色兒女，其中一個，就竟是阿咩的母親。

歷史宿命之奇、個人命運之巧，家國的軌跡、山河的淵源，與個人的命脈奇妙地交雜，成就了阿咩一生在南中國海外的傳奇。

母親家世顯赫

何爾昌生於光緒二年（1876），從小喪父，輟學謀生，在中藥鋪當學徒。二十歲由廣州來香港，再到南洋一帶視察。有感於華僑的醫、藥兩缺，頓生濟世情懷；亦有感商機無限，回來香港，徵求華南名醫，餽集良方，想成立一家藥廠，出品古方良藥，進軍南洋。



何爾昌（1876-1940），何世昌藥廠（1921-2021）創辦人。



「治安堂何世昌丸藥局」海報
—— 亞洲石印局印 ——
關蕙農繪 (1920-1930)



「何世昌藥行」月曆牌 (1950 年代)，
阿咩三弟楊宇輝曾為月曆牌模特兒。

「何世昌藥廠」在 1921 年於廣州創立，其後又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因為香港與南洋水程比廣州更近。何爾昌做生意有天份，頭腦靈活，很快就造出「小兒百寶驚風散」、「極品蔘茸白鳳丸」等中藥成藥，以臘殼保存，燙金封印，俾能用貨輪運輸。除在內地和香港行銷外，也送到星馬、泰國和印尼，讓那邊的華僑頭暈身熱之際、感冒傷風之時，床頭桌面就有一盒來自唐山的家鄉藥丸，以濟醫急、以撫鄉愁。

何爾昌長袖善舞，一擊即中。藥品種類之多，市場囊括之廣，與當時以「虎標萬金油」馳名的胡文虎相比，也毫不遜色。

1929 年，由於品格謙厚，很快獲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垂青，鼓勵捐

款開展慈善事業。何東邀請何爾昌參與創辦東華東院，並出任東華醫院首總理，而羅文錦則任主席。也可以說，如果台灣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的出生證明，存於廣華醫院檔案，馬總統也應該感恩香港社會名流何爾昌的襁褓之恩。



1929 年東華醫院總理合照。羅文錦為主席 (右八)。首總理何爾昌 (左八)。

1930 年，何爾昌又獲政府委任為保良局首總理。



何爾昌獲委任為 1930 年保良局首席總理 (右五)



禮頓道保良局內何爾昌照
(首排左一)

清末民初，成功男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一定三妻四妾，開枝散葉。楊依平只是洋行買辦，沒有發大財，娶妻也有兩房。比他年長的何爾昌，妻妾房數，又怎會少？何爾昌先後娶妻四房，與楊依平一樣，也巧合地共生了二十二個子女。

其中第四房的偏妾何郭素勤，隨何爾昌來香港侍奉在側，並於1927年為何爾昌誕下長女何玉清。在何爾昌大家族裡，何玉清排第十六。玉清嫁予液池之後，就生下了長子，也就是本書的香港仔「阿咩」，取名字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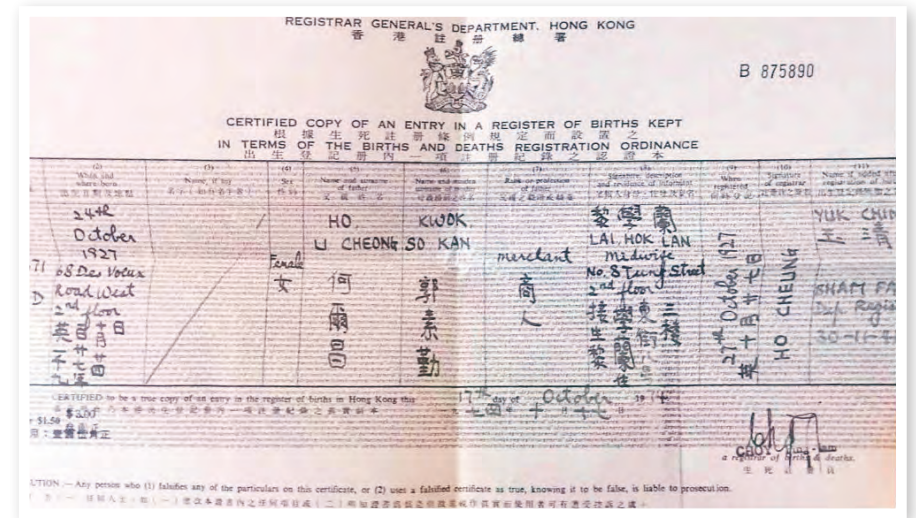
何爾昌一家世繁族茂，枝多蔭廣，真是人如其名。傳統的家庭，明媒正娶的妻子必然是大家閨秀，但妻妾一路娶下去，越在後面入房的，身世越帶飄零之感。

四房郭素勤是福建人，因為家貧，被養父母賣到廣州，淪為「妹仔」。本來連名字也沒有，在何爾昌家中侍候，由何爾昌賜名素勤，及後一個不留神，就被何公收納為末妾。

那時婦女沒有甚麼「翻身解放」的意識。中國饑荒戰亂，女性普遍受歧視，如果家貧，生下被賣為奴婢，實是家常便飯。再遇上打仗，妻離子散，被父母遺棄或賣予他人的可憐女兒家，實多如遍地飄萍。

郭素勤能到何家當丫鬟已經命帶福星，進一步成為何爾昌的第四房，地位身份高了一級，在舊中國已經羨煞幾許窮家女兒。

何玉清雖然是四房的第一女兒，不知是否母親身世可憐，何玉清從小感受到封建制度對婦女的壓迫。出生時何世昌藥廠生意到達頂峰，何爾昌時時各地奔走，對這位眾裡尋她、也一時不知排第幾的女兒，也只匆匆見過幾眼。卻不知道女兒自小，與無產階級出身的母親依偎，心生「左」思。



何玉清1927年的「出世紙」，紀錄她是在「東街8號」接生，地道的「香港出品」。

1940年，何爾昌逝世。翌年，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淪陷。剛小學畢業的何玉清，被掌門二哥安排與幾位何家姊妹，在保姆照顧下，先從香港逃難到廣州，再隨家族取道西江，奔入廣西逃難。在桂林讀過，由廣州培道、培正遷來此的「培聯中學」。許多人以為，抗戰時期，只有北京天津的大學，搬到雲南，成為著名「西南聯大」，但有幾人記得中華民族，命運多艱，在日軍的鐵蹄之下，連中學也要逃難，也要聯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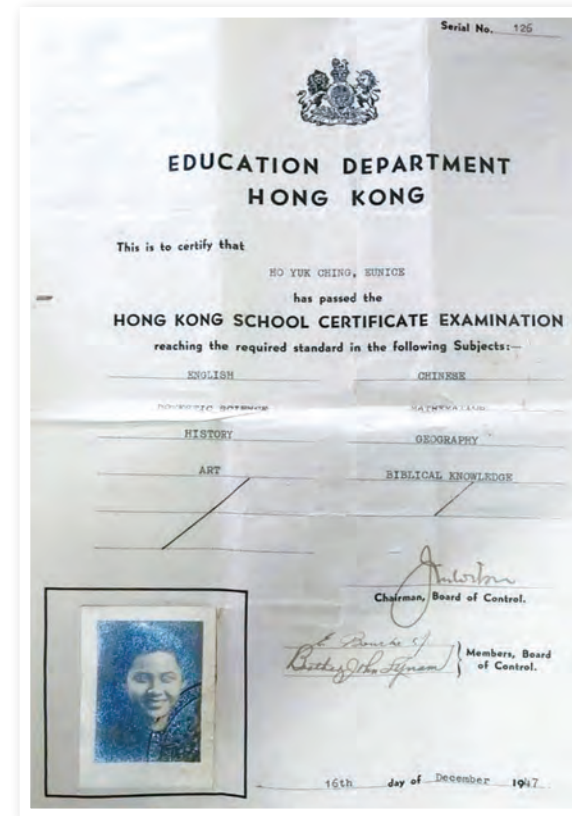


1936年何爾昌六十大壽，與在港的二房四房子孫合照。中排左四為四妾郭素勤，旁立為何爾昌的十六女何玉清。

在桂林，何玉清遇上了比她年長八歲的楊液池——她同父異母兄長在廣州同學。楊液池受託，為少女何玉清補習。戰火情緣，似是命中註定。

1945年，太平洋戰爭勝利，香港重光。何玉清與三妹回到香港，母親和其他弟妹則留在廣州。

何玉清進入香港真光，本已不錯。但她性格剛強，聽到前房姊妹，沒人能考進意大利修女開辦的嘉諾撒聖心書院唸高中，便暗誓一定要被取錄。結果，玉清如願以償。1947年，並由聖心保送，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取得中、英、數、聖經、世界歷史、地理、美術、家政共八科合格。這間創辦於1860年的女校，名人輩出。包括香港特區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於1948年入讀。其姊妹學校嘉諾撒聖方濟各和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分別都出了鄭姓校友：月娥、若驩。前者貴為特首，後為律政司司長。



二十歲的何玉清，在1947年由嘉諾撒聖心書院保送，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八科合格。

楊何兩家人，本是兩條互不相交的軌跡，卻又緣結於一個動盪的民國殖民地時代，中西文化如海上花，如天際雲，在中國國運顛沛動盪時，芳影交匯，發出了一道微弱的光芒。西方買辦的文化意識，在阿咩父親的腦海中開花結果。但阿咩母親等幾位四房的姊妹，在民族資產階級家庭長大，反封建的社會主義進步意識，已在她們心裡默默發芽。這段奇特的婚姻，本來並不可能，但由於1949年中國的巨變，這兩股潮流，一股白色，另一股紅色，卻莫名其妙地匯聚珠江口岸外這個小小的殖民地。而且天地鍾化，孕育出阿咩這個註定一生充滿矛盾衝突的小男孩。「買辦洋奴」加「民族資本家」，生出來的下一代，到底會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如果天生情感豐富，會有何等的思想交戰？

堅道歲月

五十年代的堅道，到處是櫛次鱗比的洋樓，樓只高兩至三層，有些還有地庫，地庫也住人，有露天鐵樓梯通向路面。

洋樓空間闊大，通常一梯兩伙，住在三樓的還可以佔有天臺。每逢中秋佳節，家長在天臺賞月看花燈，子女就可以在天臺互相結識。洋樓的天臺欄杆都很矮，下瞰中環和維多利亞港，然後是尖沙咀、旺角和九龍城，千家萬戶，在氤氳中一直延伸到巍峨的獅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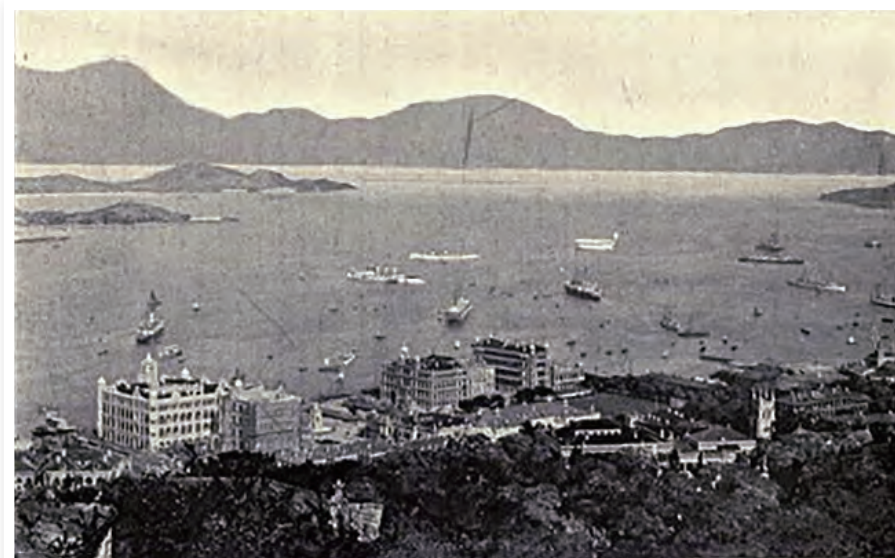
小孩混熟之後，可以從一家的天臺，逐一跨欄到一條街的街尾，與各棟唐、洋樓的孩子一齊遊玩。

年幼的阿咩，在堅道 111 號一梯一伙的洋樓天臺度過了難忘的童年——除了與弟弟和鄰居的孩子一起玩捉迷藏，還在天臺放風箏。穿一對膠拖鞋，站在天臺頂的石欄，下臨無地，嬉戲追逐。今日看來，險象環生。父母謀生於外，哪裡有時間照顧小孩的安全？那個時代的「港孩」，並無家長的驕縱，也不知危險為何物。但在「天生天養」的達爾文環境之中，造就了闖蕩天地的性格和勇氣。

年幼的阿咩眼中的世界，就在腳下：只見兵頭花園的樹影、堅道天臺放風箏的雲彩、山下中環車水馬龍的繁囂、維港對岸獅子山嶙峋的山景，然後是大宅裡兩位女傭金義姐和崧姐一個喊「少爺」吃飯、

一個催「大官」沖涼的慈愛的聲音。

真光小學在街道另一端不遠。



常到天臺放風箏的阿咩，童年時從半山堅道家居看到的維港中環。



小學六年在堅道真光小學渡過，難忘每天兩次的祈禱，唱聖詩。

阿咩記得，在真光小學當女校男生那六年，日子很快樂。老師每逢聖誕節還扮成聖誕老人，在禮堂派禮物，又帶領著阿咩等小朋友們到街上報佳音。戰後十年的香港，市面開始繁華而輝煌。每年聖誕節，楊液池都會帶著阿咩三兄弟，到中環的安樂園餐廳吃聖誕大餐。父親勉勵孩子用功讀書，將來去美國升學。阿咩吃著羅宋湯、牛扒大餐，抬頭看著窗外百貨公司對面的櫺窗，展示著耶穌降生在伯利恆的馬槽。

其時香港因有上海產業南遷，經濟復甦，百廢待興。永安、先施、連卡佛，還有告羅士打行。殖民地聖誕燈飾亮起，沿著電車路，像一條金銀光閃的驕龍。中上環也有很多書店：除了古老的三聯，上環的皇后大道電車路旁，先施公司過去一點，「上海書局」就在唐二樓。附近還有一家專賣外文書籍、宣揚「新中國」成就的「和平書店」及一家南洋資金開辦的「世界圖書公司」。短短的一截街道，已經是意識形態的角力場，不同政治勢力的書店，皆門庭若市。

父親與爺爺、叔父做生意很忙。但有一夜回家之後，父親好像覺得對這個大兒子關愛不夠，拿著一本剛買來的《古文觀止》打開其中一頁。

「過來，爸爸教你讀書，」楊液池說，拉著阿咩，坐在書桌邊，翻開一頁：「這篇古文，叫做〈滕王閣序〉，是我國古典的名篇，現在爸爸教你唸。」

父親一句句朗讀起來：「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讀一句，阿咩跟一句。小孩子發現平時看過的詞語，像「千里逢迎」、「高朋滿座」、「漁舟唱晚」、「萍水相逢」、「物換星移」，原來皆有出處。

「你喜歡寫文章讀詩詞，很好。」楊液池唸完一遍，看著兒子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要寫好文章，不能不讀古文。中國的文字，駢

四驪六，像這篇〈滕王閣序〉，就有自己的格局。」

阿咩拿起書，又從頭看一遍，只見其中辭章華嚴。雖然有幾句成語面熟，但通篇的主題卻一點也不明白。

「你現在一知半解是正常的，」楊液池說：「古文不是寫給小孩看的。這篇文章講一個讀書人登高望遠，然後觸景傷情。譬如這一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將來有一天，你可能爬到高處，也會活到我這把年紀，你就會明白人生的意義是甚麼。」

「爸爸，滕王閣在甚麼地方呢？甚麼叫做『序』呢？」阿咩問。

「滕王閣是中國四大名樓之一，在江西省，當然不在香港了。」楊液池說：「我國地大物博，將來有天爸爸會親自帶你去滕王閣，讓我們細味王勃當日的心情。」楊液池看見兒子終有受點化的跡象，面露一絲安慰的微笑：「至於『序』，是一本書的開頭介紹，英文叫做Preface。我選擇一本書，往往看那篇序寫得好不好。『序』是將一件複雜的事，簡單說一遍。你這個年齡，在人生的長卷中，第一章還沒有到，還只是『序』呢，而這個『序』是你爸爸我，替你點題的。」

然後，楊液池教他欣賞文中的對仗、音韻，一字一句，用廣東話朗讀起來。阿咩似懂非懂，卻又覺得中國文字結構美學，非常神奇。遂把一篇〈滕王閣序〉唸得滾瓜爛熟。這也影響了阿咩文青年代書寫散文的風格。

父親引導阿咩欣賞古文的同時，母親對阿咩功課的督導也十分殷勤。每一樣功課在燈下審閱，尤其英文和數學。母親絕不放鬆，有時阿咩疏懶，英文生字串錯，母親生氣起來，書本往桌上一拍，藤條侍候，看得出心情不好的母親，連同平時阿咩不能明白的一片牢騷，向他發洩一通。

父母離異

阿咩十歲那年升讀小學五年級，為了升中，母親開始大為操心。阿咩記得那一段日子，父親開始愁眉深鎖，心事重重。他們計劃搬離堅道的洋樓，遷到不同的地方住，連祖母也不再同住。

原來售賣化學教學用具的公司生意不景，銷情未如理想，還欠下十多萬元債。

這一天，父親帶阿咩上公司，只見存貨堆積如山，「鴻發行」的招牌，已斜倚在牆角。楊液池告訴阿咩：「貨賣不出，公司破產，寫字樓要關門了。」

爺爺是「十三行」買辦、父親當過化工廠廠長，但父子兄弟合辦的化學教學儀器公司破產了。「五叔」被迫出逃南美委內瑞拉，一生未歸。但債，還是要還的。家中長子楊液池將公司結束之後，把心一橫，心想，自己嶺南大學畢業，一定能在官校謀到一份薪優的教席。可養家活兒，也可還債。

那知道四處張託，也去過面試官中。教育官當初態度熱情，看過他的履歷——1937年入讀廣州嶺南、1940年在HKU發表畢業論文，都說沒有問題，說教務有空缺，著其回家等候核實，盡快來執教。豈知後來了無音訊，如石沉大海。

楊液池託人查究，得回來的原因是：因為你太太任職有中共背景的招商局。當時進官校任教是公務員，必須通過政府的政治背景審查，你很可能過不了這一關。

求職處處碰壁，即使是嶺南大學的高材生，幾時受過這樣的委屈？父親開始在家裡對母親諸多怨言：「都是你的共產黨背景，弄得我謀一份教席也難！」不知是否也想起「解放」後留在順德，跪玻璃致死的「地主婆」曾祖母。

何玉清性格倔強，絕不服氣，反唇相稽。楊液池進而叫太太辭職，何玉清不允。

一晚，兩人又因此事爭吵起來，楊液池不堪壓力，竟出手打了妻子幾拳。

這場因政治而爆發的武鬥，在三個兒子眼前進行。二弟宇恆、三弟宇輝，都看見父親向媽媽揮拳，嚇得目瞪口呆。小弟弟「嘩！」的一聲，哭了起來。身為大哥的阿咩，只得挺身阻攔，也被父親推開。何玉清哭了起來，當晚就走進房間收拾細軟，嚷著要離婚，幾個孩子一面哭、一面抱著母親的腳，但母親仍頭也不回，走出了家門。父母為甚麼爭吵？為何母親要停止工作，父親才可以當教師？母親走了，恍如世界末日。三兄弟不理失魂落魄的父親，回到自己的房間，當夜哭聲不絕。阿咩勸慰最小的宇輝，三個小孩在一片不安中相擁著，睡過去了。

過了幾天，母親回家再收拾衣服，對孩子吩咐了幾句，又走了。敏感的阿咩意識到，媽媽捨不得三個孩子。由於政治立場的鴻溝越來越尖銳，楊液池視人生事業的挫折，乃拜妻子背後的共產黨所致。這不僅是心中的一條刺，而是夫婦之間一道無形的「柏林圍牆」了。長大後的阿咩回望，母親當時是否「家國兩難全」呢？

這幾年，母親離家時間越來越長，回家越來越少，阿咩留意到就算父母在家，也貌合神離，除了一般家務交流，沒有甚麼親和的表現。有時父母兩人關在房間，阿咩與幾個弟弟在外玩耍，聽到房中傳出激烈的爭吵聲，房門猛然打開，母親怒氣沖沖走了出去，父親也一面怒容，然後又一片沉默。

在一個十歲小孩的眼中，父母不和，引來無窮的困惑和憂慮。從小，課本都教導：「爸爸上班，母親燒飯。父慈子孝，其樂融融。」但在自己的家中，阿咩卻感受到一絲不祥的裂痕。

有時父母雖還帶著自己吃西餐，但只各自與兒子們交談，彼此互不理睬。

五六十年代，香港處於極為複雜的國際環境。在美蘇冷戰之中，阿咩父母也處於激烈的冷戰狀態。夫婦倆爭吵不斷，性烈的母親也不只一次搬離半山的家。在這個撕裂家庭中的三個男孩，開始懷疑母親，是否愛國比愛兒子更甚。也埋怨一向斯文的父親，竟動粗把母親逼走。

香港進入六十年代，戰後喘息甫定，經濟得以起飛。大陸 1958 年「大躍進」失敗，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萬言書，遭到毛澤東批鬥。1962 年 1 月，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召開「七千人大會」，繼續檢討「大躍進」饑荒的錯誤。「七千人大會」針對「偉大領袖」，是中共黨史上論人數史無前例的逼宮問責大會。毛澤東在台上遭到劉少奇婉轉的質問「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退居二線，從此埋下「文化大革命」的報仇之因。

同年，香港邊界的梧桐寨，湧現大量來自廣東，翻山越嶺的饑民。他們投奔英國管治的殖民地，並不為思想或創作自由，只求可果腹飽餐。1962 年的饑荒大逃亡，令香港人口再度急速膨脹，廉價勞動力大量過剩。

饑民入境，香港殖民地政府一時慌了手腳，即使石硤尾大火後迅速大量興建徙置公屋，也追不上難民大量湧入。從此，港九幾個山頭，出現了依山陋築的木屋區，香港基層生活因為大陸共產主義試驗之失敗，為香港帶來新的負擔，因此物質更匱乏，收入微薄，也只能各自求生。

香港的貧富懸殊，比起五十年代初期並無改善，反而更為尖銳。窮人帶著子女來香港，加上逃來的年輕人結婚生子，令香港年青人口大增，教育需求也異常迫切。

正如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往事追憶錄》（或譯作《追憶似水年華》），年幼的男主角對法國的童年生活，只憑視覺、嗅覺、味覺紀錄和經驗了一切細節。然而普魯斯特的童年，卻經歷了十九世紀末一個動盪的時代。

升讀金文泰

殖民地政府經過 1949 年後，十年經營，形勢底定。政府開始改善教育政策。戰前民間開設的書院逐漸關門，政府漸設立更多的官立及資助中小學。而且為香港漸見規模的工業經濟，開始築橋搭路，設計一個實業出口型的新香港。

小學六年級，阿咩患得患失地參加了 1962 年，全香港第一屆升中試。當年考生二萬七千餘名，獲派官立及資助中學學位者共七千餘。阿咩成績尚算不錯，獲派第三志願的金文泰中學。



1926 年創校的金文泰中學（前身為官立漢文學校），於 1961 年遷校至北角炮台山道至今。

入讀金文泰中學是父親的建議。獲得取錄通知書之日，阿咩很高興，覺得人生新的階段開始了。但對「金文泰」之名，卻不甚了了，只覺得有一個「金」字，特別有氣派，果真榮華富貴，由此而通？

金文泰中學在北角炮台山道，是全港第一所由英國殖民地政府開辦的中文中學。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1925 年來香港出任總督，本來就精通中文和粵語。他熱愛中國文化，是當時倫敦「皇



香港第一家官立中文中學的金文泰以「文」「行」「忠」「信」為校訓，為木鐸。



金文泰爵士為香港第十七任港督 (1925-1930)。熱愛中國文化，任內開辦香港大學中文系。



金文泰 90 周年校慶，「金文泰爵士獎學金」聯合創辦人阿咩，接待了前港督的孫子 Sir David Clementi，參觀校舍新翼由阿咩捐贈的「楊宇杰綜合活動中心」。

家亞洲學會」的會員。

金文泰治港，與歷任港督不同。他的中國文化背景，令他更瞭解和同情基層的中國百姓。金文泰喜歡旅行遊歷，曾到珠三角尋訪水上人，搜集民謠，譯為英文。金文泰到任後，香港紳商周壽臣、羅旭龢、馮平山、劉子平等（香港影視專家劉天賜的伯公、學者劉殿爵之父），在中環華人行華商俱樂部開會，聲稱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今天已經是二十世紀，大陸民國政府，振興教育，紛紛也要求香港政府撥地，建立一家中文中學。

在教育司推介下，金文泰一口答應。一年之後，「官立漢文學校」開課，沿用此名，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的 1951 年，為紀念金文泰功績，「官立漢文高級中學」方正式改名「金文泰中學」。

「金文泰中學」校風嚴謹，因為是第一家以中文教學的官立中學，背後有一大批承傳嶺南人文精神的香港廣東商紳大力支持。校長、教師一向都熱心教學，隱隱覺得，肩上這副擔子，不比尋常。



1962 年金文泰中學中一乙班。一排左三是阿咩，右一為前 TVB 節目主持人葉特生。

由於地位獨特，金文泰是官立中學，故雖處身英殖民地，也不必避諱，可以正面宣講中國古典文化。阿咩就讀金文泰時，教國文的老師溫中恆，長年穿一件舊絨袍，一派儒者風範，講唐詩宋詞，旁徵博引，深不可測。還有兩位國文和歷史教師戴榮鉞、劉偉之，一個身型高大，不怒而威，在黑板上一手粉筆字，路走龍蛇，奔放如黃河決堤。劉偉之身型矮小，粉筆字，一手楷書方正圓融。這三位教師都曾在民國時代在廣東當過法官。

訓導主任李守誠有時也兼代幾節歷史課。上課前要學生先熟記課文，然後任意挑選幾個學生站出來講解，一旦啞口無言，即刻罰站。

金文泰雖然以中文教學，但中英並重，英文水準一向也很好。數理的成績也名列前茅。化學教師曹松齡與阿咩的父親份屬同學，也畢業自廣州嶺南大學化學系。開課第一天，楊液池便帶阿咩親上金文泰中學，求見曹松齡，囑此同學照顧其子。生物老師鄺慎枋也是一位謙謙君子，在金文泰任教期間，鄺先生曾追隨錢穆，被借調到九龍的新亞書院，創立生物系。慎枋老師老當益壯，於2020年，金文泰校長、師生、校友包括阿咩，在校為他舉辦百年壽宴。因楊液池在七十年



生物教師鄺慎枋在金文泰中學實驗室授課

代在金文泰的官立夜中學教化學，與教生物的鄺慎枋份屬同事，故鄺老師對阿咩份外親切。教美術的是水彩畫家靳微天，靳微天還有一個妹妹靳思薇，是香港五六十年代水彩名家。

1949年，南來的南北知識精英，由於學歷普遍不獲殖民地政府承認，投考政府官職路路不通，許多只能棲遲在中學一展抱負。中文老師想起山河破碎，教起古典文學也一腔悲情，恨不得三兩節課，就將上下三千年的精典傳授給眼前的孩子。

此時，阿咩與父親感情疏離，而母親何玉清由時時離家，演變為長期出走，在招商局安排之下，在西營盤的西邊街租了一間梗房，寧願獨自居住，也不願回來。

中三這一年，阿咩已很少見到母親。媽媽一年才回來四五次，每次都趁父親不在之際，為三兄弟燒飯煲湯。而阿咩自己，也因同班同學梁中昀的關係，結識了學校的師兄謝鏡添，跟隨他參加了一份叫《青年樂園》週報的讀者活動。

這份報紙在五花八門的報攤之中，擺設的位置並不起眼，在娛樂和婦女雜誌夾雜之間，還與另一份《中國學生週報》並列。雖兩者均以中學生為對象，仔細看風格內容隱然有異：《青年樂園》比較文藝一點，研討功課和人生，《中國學生週報》有很多美國和歐洲的文藝



鄺慎枋一百零一歲，阿咩到渣甸山公務員宿舍老師家中賀壽。

英氣（上卷）

阿咩正傳——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

作者：陶傑

監製：衛敏之

總編輯：陳偉中

策劃編輯：呂志剛

責任編輯：韓雪、Joyce

編輯顧問：周蜜蜜

總秘書：蘇碧倫

設計：水青子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11 月

上架建議：人物傳記

ISBN：978-988-8868-12-4

定價：港幣 168 元正／新台幣 670 圓正

本書部份收益，撥作慈善用途

香港的傳奇說不盡，香港人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
在眾多人物之間，別有一子，以奇特的生命軌跡，記錄了香港歷史的一條潛線；以令人驚詫的命運，引證了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這個人物，並不家傳戶曉，也不顯赫江湖，但在龍吟於碧波、俯笑於山林之間，他是一個命格僻奇的香港仔。

這本傳奇，不紅不黑，似黃若藍，灰澹無邊之處，其實色彩無限；是他為昨日之我的一卷焚稿化蝶的情書，也是他面向晚年天門洞開時的獨白。

楊向杰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同時也是香火血印的中國華人，祖籍廣東順德。他的故事是香港現代史的外一章。

這本書的主角一生抗爭，卻並無仇恨；永遠奮鬥，而從不動氣。意氣之外，並有志氣，他也是另一個爭氣的香港人物。

這本書中，有一點你所熟悉的香港，更有太多你不知道的香港。身為香港人，不論你依戀這片土地，還是到了與香港道別的時候，固然要知道。因為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在近一世紀的紅火和黑獄之間，煉就了如此一件「產品」。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PRO}E

上架建議：人物傳記
定價：港幣 168 元正 / 新台幣 670 圓正

本書部份收益，撥作慈善用途